

揚州評話王派水滸

下

武松

景陽岡打虎○殺嫂祭兄

○鬥殺西門慶○十字坡

打店○醉打蔣門神○大鬧

飛雲浦○夜殺都監府○夜

走蜈蚣嶺○吊打白虎山○智取二龍山

王麗堂◎口述

中華書局

扬州评话王派水浒

下

王丽堂◎口述

郭铁松 王鸿◎整理

武松



目 录

第一回 景阳冈打虎	(1)
一、景阳冈打虎	(1)
二、游街寻兄	(28)
三、参任都头	(54)
四、金莲戏叔	(63)
第二回 杀嫂祭兄	(83)
一、挑帘调情	(83)
二、王婆谋奸	(96)
三、设计裁衣	(108)
四、郓哥敬鲜	(137)
五、武大捉奸	(152)
六、武大遭害	(172)
七、何九焚柩	(190)
八、月下传刀	(199)
九、武松回家	(212)
十、王婆表功	(233)
十一、武大托兆	(246)
十二、土兵详梦	(255)

十三、访乔郢哥	(265)
十四、捉拿何九	(276)
十五、陈洪拟状	(284)
十六、当堂鸣冤	(301)
十七、备帖请邻	(308)
十八、杀嫂祭兄	(327)
第三回 斗杀西门庆	(354)
一、斗杀西门庆	(354)
二、武松投案	(379)
三、捉西门兴	(408)
四、陈洪辩罪	(421)
五、武松起解	(438)
第四回 十字坡打店	(451)
一、母夜叉卖药酒	(451)
二、十字坡打店	(471)
第五回 醉打蒋门神	(493)
一、孟州落驿	(493)
二、天王庙举鼎	(516)
三、施武结拜	(532)
四、大闹快活林	(546)
五、醉打蒋门神	(579)
第六回 大闹飞云浦	(609)
一、赚进都监府	(609)

二、暗施美人计	(627)
三、栽赃冤盗	(645)
四、火烧快活林	(662)
五、施恩探监	(667)
六、拜访康文	(686)
七、施蒋斗手	(697)
八、康文辩罪	(705)
九、官司定案	(731)
十、二次起解	(748)
十一、松林别友	(765)
十二、大闹飞云浦	(781)
第七回 夜杀都监府	(807)
一、月夜入孟州	(807)
二、夜杀都监府	(812)
三、血溅鸳鸯楼	(834)
四、巧遇韩玉兰	(849)
五、二到十字坡	(859)
第八回 夜走蜈蚣岭	(884)
一、夜走蜈蚣岭	(884)
二、搭救武金定	(913)
三、武金定回庄	(924)
第九回 吊打白虎山	(935)
一、怒打孔亮	(935)

二、吊打白虎山	(959)
三、宋江设计解冤仇	(966)
第十回 智取二龙山	(987)
一、叙旧生误会	(987)
二、定计造假信	(1002)
三、深入宝珠寺	(1011)
四、智取二龙山	(1025)
后记	(1045)

第五回 醉打蒋门神

一、孟州落驿

武松随着公差，直去孟州城。渐来渐近，离城二十多里路。太阳还未到中午，已离东门不远了，远远看见城墙。路旁有个树林，二长解想起桩事来了。进了树林，二长解望着武二爷招招手：“武二爷，离孟州城不远了，对不起你，要把家伙铐起来啊。”武二爷恍然大悟。在途中长解代我开家伙，这是私情；进了孟州城，非把家伙铐起来不可。枷锁镣铐上齐，解差背着包裹，带着武松进了东门，不晓得州衙门在什么地方。嘴边是路，有人指点就在前面东大街中段。正走之间，已看见了，这座衙门还不小哩。二长解把武松领到照壁根，包裹打开，把文书牌票取出，先到州衙门投文，还要过堂验牌票。

朱培将公文牌票抓在手里：“你们在这儿等我。”他直奔衙门口，东张西望，没有熟人。巧哩，就在头门外站了一位。这一位是班上的小伙计，三十多岁，黄烟面皮，脸上有几个碎麻子。他姓张，排行第二，官名是个升字。人也不喊他张升，都喊他张二麻子，也有喊张二黑子的。他脸皮并不黑，怎么喊他张二黑子呢？因他这颗心黑。张二黑子这颗心，黑漆都褪了光，衙门口窝

里鸡^①都怕他。他寻钱的本事是一绝，人都说他的膀子有六丈长，就是说他寻钱的手段好，不该他寻的钱他都能捞到。跟着头儿出去办案，他能瞒着头儿把案上的钱捞到腰，头儿还不晓得。他寻配犯的钱也是特等。譬如，武松问军罪来，他这是没有看见，他如看见，就以生托熟的上来谈谈，帮助在本衙门做做事，故意出力，分文不取，对方当然信任他了。他随后把你领到管驿衙门，在路上就同你谈生意了：“在本衙门不要阁下花钱，是我们的交情；到管驿衙门那边，你非花几个钱不可。”当然要请他经手了，经手不穷，先剥一层皮，管驿那边还要带他一份。这叫里八折，外八折，都是他的钱，他要算是个钱吸子了。

这一刻张二黑子正在头门口望呆，掸眼看见朱培走到面前，看他是长解的服装，抬头一望，才看见一个配犯在照壁根。张二黑子晓得来生意了，笑嘻嘻迎到朱培面前，双手一并：“阁下请了！”“大爷请了！大爷贵姓？”“兄弟姓张，单名是个升字，排行第二。”“原来是张二哥。”“岂敢，岂敢！阁下贵姓？”“兄弟姓朱叫朱培。”“你们那一位贵同事呢？”“他姓赵叫赵恺。”“配军姓甚名谁？”“他姓武名松，排行第二。”“你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从山东阳谷县来的。”“配军是什么案情？”“他替兄报仇，杀伤两条人命，问军罪至此，我们来投文落驿。”“你手里抓的可是公事？”“一点不错。”“你不必到里头去，你也不认得张王李赵。你把公事交给我，我来效劳，免得朱大爷麻烦。”“这一说，就有累张二爷。”“且慢，你先把带到配军面前，让我同他谈谈。”“张二爷请！”他要先同配军谈谈做甚哩？这就是弄钱的窍门。他想弄谁的钱？就是想弄配军的钱。你不同配军照面，随后二事做下来，这个人情没处卖，所以非先同配军见面不可，随后才好弄钱。他其实同武松也没有见过面，不过听朱培说了一下，你看他那种世务，热情得很。

他走到武二爷面前，面带笑容：“未曾请教，武松武二爷是

阁下吧？”“正是咱武松在此。请教大爷贵姓？”“兄弟姓张，单名是个升字，排行第二。”“原来是张二爷。”“岂敢！我刚才听朱大爷说，你武二爷替兄报仇，真乃英雄也！义士也！你到我们此地来过堂，应要打四十大板，随后才能发落到管驿看管。兄弟我平生最好交朋友，我来多个事，进去在老爷面前代你说几句好话，可以免过州堂，省了四十大板。你放心，分文不取，兄弟效劳。”“有累你张二爷，咱武松感谢之至！”“谈不到，我和你武二爷一见如故。俗语说得好：人来投人，鸟来投林。人到何处不相逢？你们站在这里稍等一下，把东西包裹照应好了。这个地方闲人多，谨防扒手儿。”百般殷勤，各事周到。

张升抓着文书牌票，进了头门，上了大堂，绕过暖阁，到了正门。他并不能进去见官，他是班上的小伙计。他对武松说的是一嘴的大话，准备到正门上央求一位大爷。这一位大爷能在老爷面前进言，是老爷面前的红人。这位是个京油子，三十多岁，躺在躺椅上，手里抓了一把鹅毛扇；扇着扇子，眼睛闭着，养神纳凉。张升垂手落肩，朝旁边一站，低低地喊了两声：“大爷，醒醒啊！”京油子眼睛朝下一睁：“哪一个啊？”“大爷，是兄弟我。”“原来是张头儿，你来干什么？”“没有什么大事。你老人家养神，不能在风头上睡觉啊。”“没有事，你有什么话讲吧！”“外面山东阳谷县来了个配军，姓武名松，排行第二，替兄报仇，杀伤两条人命。文书牌票在此，想累大爷的步，进去回下子。”“你讲什么？天暖暑热的，叫我跑进去回话，来人好不懂道理！”他这句话，是话里有话；应该送双靴敬给他，京油子也是想的钱。张升这张嘴像个会说的：“大爷的话说得不错，我何尝不晓得？应叫来人备双靴敬，来孝敬大爷。奈因这个配军穷苦不堪，头通底落，周身剥下来不值二百文，一点出息都没有，望大爷格外成全！”“你可知道，老爷连日身体不好，为这个配军，还能穿齐冠带发落么？受了暑怎么办？把这个配军收所！”“大爷，还要你

老说么,应当把他收所。你没有看见这个配军,可怜得很哩!在路上得了病了,瘦得落了形,黄皮包了个骨头架子,大风一吹就要倒。果然收所,大监好坐,小所难挨,里头虱子跳蚤,好人进去,也能生病;病人进去,就能送命。这个配军家里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妈妈,指望他回去养活。这个配军如收所送命,这个老妈妈在家里也就没命了。你老人家能够成全,进去说两句好话,求老爷的恩典,能免过他的本堂,省了四十大板,发落到管驿看管,就能够活他一条性命,一条命就是两条命。你老人家强如做功德,公门中好修行,公门中好积德,你老爷修个精神力壮,修个大头大脸的大儿子吧!”他嘴里说着,还不住地打躬作揖,苦苦哀求。京油子被他说软了,想想这个功德不可不做:“好了,公文拿来,我代他进去回回看。”“谢谢大爷!”“你在这里等着。”

京油子抓着公文,到了书房门口,看见老爷坐在里头。这两天老爷受了暑了,身体不好,不能办公。今日稍微好一些,正在喝着茶,看着闲书。这一位州官年约四旬,白面青须,进士底子,两榜出身,姓陈,双称君谋。为人正直,一丝不苟。他在此地,百姓很敬重他,都说他清如水。大概也是明如镜了?非也。他清字有余,明字不足。本来做清官不难,不过不收人的钱。这个明字不易得,无论什么案子到了面前,就要问得明明白白,不能有一点含糊,赏罚严明,这才能称明如镜。他是明而不明。此话怎讲?他旁的案子都断得明,唯有三桩案子不能断:第一,是人命案;第二,是奸情案;第三,是贼盗案。他是个书呆子官,就厌恶这三桩案子。他见到这三桩案子,就来气,一气就乱,一乱就错,一错就全错。还有个毛病,他对旁的案子不擅于用刑,见到这三桩案子,他用起刑来可怕哩!这就是他的缺点。所以下文武松被冤,那场盗案官司就是在他堂上问的,武二爷险些送命,就因为他对盗案不能问之故耳!

他正在里头品着茶,这个京油子走到案前,把文书牌票呈上

公案：“回老爷：山东阳谷县来了一个配军，替兄报仇，杀伤两条人命。在家人看，老爷贵体欠安，如为这个配军升堂发落，恐其受暑。这个配军身上有急病，也不能收所，求老爷恩典，最好成全这个配军，又免得老爷烦神受暑，免过本堂，把他发落到管驿看管。这是小人的愚见，听大老爷定夺。”知州把公事拿过来，文书拆开，看看案情，见配犯是替兄报仇，义字可嘉；把牌票验过，不错。“你把文书丢下，本州成全这个配军，免过本堂，省打四十大板，发管驿衙门看管。把牌票拿下去交给解差，叫长解明日来领回文回去销差。”“遵老爷吩咐！”京油子抓着牌票，到了正门：“张头儿在哪里？”“大爷，小人侍候着。”“我进去讲了许多好话，老爷格外成全，免过州堂，发落管驿。你把牌票拿下去交代长解，叫他明日来领回文回去销差。”“谢谢大爷！你老人家这个功德做大了。”

张升笑嘻嘻抓着牌票，出了正门，腰杆直起来了；才走下大堂，胸脯挺起来了；走到头门外，大拇指翘翘的，鼻子上如同飞金。他到了武二爷面前：“武二爷啊！我代你进去三言五句一说，老爷不好意思驳我的面子，免过本堂，省打四十大板，发管驿衙门。你们长解把牌票拿着，明日大早拿回文回去销差。”“谢谢张二爷！”“谈不到谢，顺便的事。你们可认识管驿衙门？”“我们不认识，慢慢地问。”“不要问了，嘴还要问破了哩！我效劳带路，把你们送去。”“何能再劳张二爷的步？”“武二爷不要客气，我也没什么事，我也欢喜跑着玩玩。”说着，在前领路。他带路是假的，这一刻就想进门弄钱了。管驿衙门路很远，在南门外南大街中段，地名叫安平寨。他一面走着，一面同武二爷谈着。不能一开头就谈要钱，要找几句闲话起头。

“武二爷尊府是山东阳谷县？”“不是，咱是北直广平府清河县人氏。”“你这案怎么在山东阳谷县的？”“咱移居山东。”“你在阳谷县做什么贵业？”“我也是公门。”“啊呀，谈到一家来了！”

请问,你是哪一班哪一房?”“我充当土兵都头。”“啊呀!你原来还是我们的大爷,兄弟失敬了!你老人家既是公门中人,公门中的利弊你当然晓得。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天下乌鸦一样黑,老鼠都有个小尾巴,无论哪一行,都是大虫吃小虫。像刚才我在本衙门,什么事都有办法,就像你老人家这件公事,我们人上请人,人上托人,卖个人情,分文不要,因为大家平素都有交情。这一刻我送你到管驿衙门,就不能白谈人情,多多少少要花几文;何况那里是柴米衙门,就连上头老爷也想要几文。在我看你花几个钱好。你把钱花到了,当堂也省四十大板,他就不打了,铁链也不锁了,木头墩子也不扛了,初一十五卯期也就不点了;你如不花钱,他公事就公办了,当堂四十板子要打,暑天怪热的,何至于打得皮开肉绽呢?打过了,一根铁链要锁,铁链上钉个木头墩子要扛,初一十五卯期非点不可。总而言之不能自如,那是道道地地的受罪。我看你花几个钱好。你放心,我来讨差,替你包办,包叫你老不吃亏。我先同他们说个情,打个八折。”

武二爷听到这番话,脸色就不大好看了。他在公门中混过几十天,这些门槛他也晓得,见张升要从中取利了,他不但脸色不好看,话语也不大好听了:“张二爷讲了半天,原来是要钱?”“不是我要钱啊,太爷不要误会啊!你花几个钱于你有利,免得挨打。”武松听说拿打来吓他,格外动气:“你可知道,我包裹里金银很多,奈因我两条腿很扎实,不必费心!”“噢,照这一说你是宁挨打不玩钱?”“对了!”“不谈,不谈。怪兄弟多事,多话!”张二黑子气煞了!忙到临了白忙,今日遇到恼角^②了,宁挨打不玩钱。他心里有话:你说你两条腿扎实,单看你怎么扎实法子!我到了管驿衙门,只要歪歪嘴,就买定你两条腿了,非把你两条腿打断不可!

渐来渐近,管驿衙门就在南门城外。出了南门,就在南门外大街的中段。到了衙门口,头门外班房门口站的人不少,掸眼看

见张二黑子来了，没有哪一个不招呼。人并不是恭维他，看见他背后带着个配军，深知张二黑子从来没有办过清水公事，既然把配军领来，多多少少的，毛松子^③雨，大家洒洒，都不会白过的。所以恭维者恭维的是钱，不是恭维的人。张二黑子见他们这一恭维，心里就格外愠气：“诸位大爷，不要恭维了！把个底给你们，没财肴！”“哪个说的呀，你张大爷从来没有办过清水公事！”“罢了！今日遇到犒角了！这是你们都晓得的，我张升可是个朋友？”“你张二爷四海得很哩！”“不谈四海，我这人最爱交朋友。这个配军，姓武名松，排行第二。他是替兄报仇，杀伤两条人命，充军到我们州衙门。我同他面不相识，在本衙门出力帮助。照理他应过堂，打四十大板，我替他进去说了多少好话，免过本堂，省去四十大板，我分文不取。我一脚又把他朝你们这边送，叫他多多少少花几文，不叫他吃亏。你们晓得他回我什么话？啊，我今生都没想到。他说，包裹里金银很多，奈因两条腿怪扎实，请你不必费心！诸位，他是宁挨打不花钱！他两条腿既扎实，你们今日就要卖点货让我姓张的看看。要不下次再有配军来，我就不心照，不关顾了！”

张二黑子把火点足了，直接说明要买武松两条腿。人也晓得他是生了配军的气了。内中有个班长，五十多岁了，走到张升面前，把他肩头拍拍：“兄弟，不要生气，百样生意百样做，你的那把钥匙没有投对锁，我们再换把钥匙投投看。”“老爹，不会成功噢，他同犍牛一样，不晓得有多犒哩！”班长这个话是同张升打的暗语。每每遇到一件难办的事情，不好公开说明，都是打暗语，拿什么钥匙开什么锁，钥匙投对了锁，这个事就好办，话也好谈了；最怕这把钥匙投不对锁，就谈不进去了。

班长走到长解面前：“你们二位是解差？”“不错，我们是长解。”“我们不便再同他谈了，请你们二位去同配军把话说到。我们管驿衙门是柴米衙门，就是上头的老爷也是要钱的。对上

头老爷花几个，我们底下不较量，好办。我们照应得好，就多给几文；照应得不好，就不给钱，大家叙个交情，也无所谓。人在外头跑，都要叙个交情，不要赌恼劲，赌恼劲是自找苦吃。”班长这几句话说得可对？二长解认为说得很在理。他们再掉过头来望望，只看见武二爷已到头门里了，坐在大堂口石台上。武松为何不到班房里来坐？武二爷深知公门中的恶习：我要把钱花到了，他们就请我到班房里坐了，就泡茶恭维了；我既不花钱，坐在班房里没有好话听，反而生气，不如坐得远些。

朱培、赵恺到了武二爷旁边：“武二爷，刚才这个班长同我们谈，叫你老多少花几文，底下不较量。好，就多给几个钱；不好，分文不取。罢了，二爷，你就花几个钱，免得挨打。到此地来非比在家，你知道吧！”朱培暗中有话：你不能拿阳谷县衙门比，你问心说，在阳谷县打了一场人命官司，哪个要你花钱的？那是因为大家同衙门，有个交情；你到此没有交情，非花钱不可，何至于找苦吃呢？武松听朱培一说，他格外来火。“你讲什么东西，原来要了钱就不打了！”他这句话喊得很高，头门外班上的人个个听见。张升更气死了：“诸位大爷，你们听呀，你看他恼成什么样子。他站在那里大声地喊，要了钱就不打了，如老爷在后头听见像什么话！”班上的人个个动气，连班长都动气了：“你们长解来把公事给我，让我进去回，今日非买他两条腿不可！你们去把某人喊来，把新家伙在尿桶里泡起来。”

喊某人是什么人？这个人是本衙门执刑的头儿。这个人打人的腿，他手上有两套功夫：一套软功，一套硬功。谈到一套硬功，四五十下子，能把人的腿打断；还有一套软功，打这个人的腿，不怕打个三百五百，一千八百的板子，讲究不破皮，只有核桃大一块黑斑。皮里这个肉如同豆腐脑。这个豆腐脑难背哩，两条腿非残废不可。拿一把小刀，要把皮割开，把豆腐脑挤尽了，还要用工本药，这个腿才能保全。这位现在不大动手，干这种差



事，深怕自己损德，都是叫伙计们动手。今日班长气急了，非把这位请来不可。特为把才到毛竹行办的簇新的毛竹板子，放在尿桶里泡着，这一下子打下去要抵十下子。他们一心同武松不得过了，非买武松的两条腿。

班长抓着公事，奔里头书房，管驿官坐在书房里。这个管驿官年在六旬，姓施，双称全忠，也是北直广平府清河县人氏，移居此地多年，管驿官已做了两任。他原来家道就不错，两任管驿官也赚了几个钱。他这个人取钱的心路不大，小打小敲的，柴米衙门，贪心不大。他为人忠厚，在此地一点怨名没有。他老婆去世，膝下本有两个儿子，二年前大公子死掉了，现在有位二公子，还未曾娶亲。管驿官喝着茶，班长走上前把武松的牌票呈上书案。“回老爷，山东阳谷县来了个配军，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公事在此，老爷请看！”管驿官拿过来一望，心里很欢喜。等到财着了，这个配军有钱哩，不是穷人。怎么晓得他有钱的？看他的案情有数，他替兄报仇，杀伤两条人命。一条人命就该问死刑，他杀两条人命只问了个军罪，可想来人在地头花的这个银子可观哩，穷人也打不起这场官司。料定这个姓武的一定是财主，他那么多的钱倒花过了，到我这里来，几个零头钱他不花么？其实他是空欢喜，姓武的宁挨打不花钱，他不晓得。“来啊！你们外厢传话，侍候升堂！”班长领命。大堂口站堂的人齐全，静候老爷坐堂。哪晓得管驿官坐在里头没有动，他为何不出来？他有个老经验。武松虽然是财主有钱，总不能直接把钱送给我，他要经过我的差役，所以要等一下。等银子到了位，再坐堂不迟。等了一会儿工夫，外头没有人进来。奇怪了！管驿官还是耐着性子等，外头的差人就等老爷，双方都在等，把武二爷就爽^④在大堂口。只听见这些站堂的差人高喉咙大嗓子的说：“姓武的不漂亮，找苦吃，今日非买他两条腿不可。”有的说：“非要把肉打得飞掉了。”还有的说：“要把骨头打断！”不但望着武松说，手

还指着武松。你们看，武松听见气不气？

正在这时，忽然这些人不谈了，寂静无声，一个个垂手落肩，都朝武二爷背后望。武松也有数了，大概我背后来了什么人物了。武二爷把身子一偏，他身上有枷锁镣铐，身子一偏，家伙就响了。再朝背后一望，是来了个人了。武松晓得，这是里头的大人物，他出来有股禁气，外头这些站堂的不敢说话了。再望望这个人气度不凡：身高约八尺，面如满月，两道清眉，眉毛是很清，就是目不秀。这双眼睛，白眼珠雪白，两个黑眼珠苍黄，黄如桔赤金，黄里透明，很有点威气。因此人送他一个美号“金眼彪”。正准头，四方口，朱唇皓齿，合合两耳，二十多岁。头戴素纱武生公子巾，身穿素纱武生公子阔服，银挺带，薄底缎靴，身上既未挂刀，也没有佩剑。背后跟了一个贴身的书童，有十四五岁，这个书童虽是眉清目秀，可惜，大舌头，俗说铎舌子^⑤，说话铎里铎巴的。他的名字叫寿儿。前头这位是谁？即是管驿官的二公子，单名是个恩字，人都称他金眼彪施恩。他出去会朋友，还准备买东西。他在衙门里的威气很大，通衙门的人不怕老爷，只怕衙内。“衙内”怎么讲？那时现任官的儿子都是称衙内，就是少爷的意思。怕他的原因，他为人正直，一正能克百邪，不顺情理的事如被衙内听见，马上就要受教训。所以大家正谈着武松的话，看见衙内来了，不敢多说，如被衙内听见，他这个人向理不向人。配军花钱，要他自己愿意才行，你不能逼着他花钱。你们高谈阔论的，成何体统？所以大家吓得不敢开口。

衙内没有看见武松，因他低头走，走武松左边下的石台，书童随着。武二爷见这位已走过去了，复行把身子磨正^⑥，身上的镣铐又是一声响。这一声惊动了施恩，衙内脚步停下，回过头来，掸眼看见武松坐在堂口，不由心里喊了一声好。这个人虽是配军，好一副英雄气概！身高个大，相貌魁伟，又是一个美男子，宽肩厚背，一身的筋骨，气概与众不同。他虽坐在堂口，这副精

武

松



神颇为惊人。施恩起敬佩之心，但他不晓得这个配军是哪里来的，什么案情，也不便过去问。

衙内又走了几步，忽然好像想起一桩什么事来，又停步不走了。招呼书童回头，复行从武松旁边上了石台，朝大堂鼓架子旁边一站，就喊王升，喊了两三声。王升是什么人？是一个看大堂的，这个人坐在大堂下首，廊檐边摆了一张躺椅，正坐在躺椅上养神呢。这个人的官名叫王升，除了老爷同衙内，别人都不喊他王升，喊他王二结子。怎么讲？他原来同人说话就有点结里结绊的，如从心眼里再怕你，他能够说不出话来，所以人都称他王二结子。人又称他王二虚子，不是实胖，是虚胖。他手里抓了一把蒲扇，眼睛闭着，正摇着扇子，忽听见衙内的声音，喊王升。他赶快起身，晓得衙内性子急，如不快去，就要挨骂。他把蒲扇朝椅子上一放，衬衫都来不及穿，就把长衫袖子一套，风袂一扣，两只手把大肚子捧着，腰哈下来，把肚子稍微躲藏一点。人家胖子有意把肚子挺起来摆富，他为何要把肚子躲藏起来？这个大肚子同旁人可以摆富，同衙内不能摆富。衙内每次看见他，就问：“你也是肚子，我也是肚子，我肚子里有五脏，你也不见得多一样，你肚子为何怎么大？”衙内问到这句话，他就没话回了，连他自己也不晓得肚子为什么这么大的。

他走到衙内面前，垂手落肩朝下一站：“衙，衙内。”“王升啊，肚子怎么又大了些呀？”王升都急煞了，他看不得我这个肚子，见面就问。“回衙内，家人自己也不知道肚子怎么大的，家人都累煞了！”“我问你一句话，坐在大堂上首石台上那个配军，姓什么叫什么，他从哪里来的？”“家人不知。”“去查下子！”

王升捧着肚子，跑到头门口，就问值班的：“值班头在哪里？”“大爷有什么事？”“上首石台上那个配军，姓甚名谁，哪里来的？”“这个配军是山东阳谷县来的，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大爷问他做甚？”“衙内叫我查的。”王升捧着肚子，复上大堂，垂手